



## 新片放眼看

□倪自放

“迷霧劇場”終於推出新作。懸疑劇迷期待已久，孫儷與羅晉再度合作的《烏雲之上》開播，開啟一段關於愛與正義的捍衛之旅。

《烏雲之上》是什麼？《烏雲之上》的劇名就帶有“迷霧劇場”鮮明的調性。劇中，刑偵隊的女警官韓青（孫儷飾演），在與她合作多年的默契搭檔鍾伟（羅晉飾演）離奇失蹤後，始終未曾放棄暗中調查其行踪。隨着一樁大案的出現，韓青在千絲萬縷的線索中尋到蛛絲馬跡，發現這起大案與鍾伟的失蹤有關。在實習警員林嘉嘉（丁冠森飾演）的配合下，韓青衝破調查中的重重阻力，試圖逐漸靠近真相。但在辦案過程中，罪犯總能搶人先，因此，韓青等人懷疑出了“內鬼”……

懸疑刑偵題材劇集，是近幾年各平臺競爭最為激烈的賽道之一，《烏雲之上》最為明顯的創新之處，在於劇集以女警追查失蹤搭檔的新穎切口，不拘泥於傳統的刑偵模式，大膽將女性角色放置在較為“硬核”題材的主導位置，通過韓青，從“女性視角”出發，不僅展現出了女刑警在工作中的智慧和勇敢，還使得劇集整體呈現更為細膩，更易引起共鳴的同時也打開了懸疑類型劇集的新可能。劇中，韓青在追查一起大案和鍾伟之死的過程中洞察細微，在完成使命調查案件時冷靜



敏銳，在重重迷霧中不舍對愛與正義的執着和堅守。劇集以女性視角揭開迷案，補全了“女警”面對生活、面對分別、面對抉擇時的更多形象。

除了女警視角這個全新的呈現，《烏雲之上》的懸疑感還來自於三個方面，即“洋蔥型劇集”的敘事軌迹、是否有“內鬼”的情节悬疑、“沉浸式破案”的紀實風格。

看了前幾集《烏雲之上》，剥洋葱式的觀劇體驗非常適合懸疑劇迷。劇集並非以找到最終大反派為目的的典型懸疑推理劇，而是通過幾樁懸案串聯不同人物的命运，最終還原那張撲朔迷離的“犯罪網”。劇情從白小蕙的案件出發，讓觀眾“看着”凶手犯案，這種新的敘事角度將角色間的博弈、角色的複雜人性、個人故事更

明確地呈現出來。劇集通過案件的推進直搗故事的核心，逐步揭開每個角色背後的秘密。非常規的案件軌迹，在給懸疑劇受眾帶來不同以往的追劇體驗的同時，主線情节也逐漸拨開云霧。

回到孫儷飾演的女主角韓青，她敏銳地意識到身邊存在“內鬼”，這極大豐富了劇集的厚度。“內鬼”設置較多地體現在多部著名的港片中，近几年的刑偵題材劇鮮見這樣的設置，《烏雲之上》中，“內鬼”是否存在？“內鬼”是誰？這樣的設置讓劇集懸疑感滿滿。

劇集對探案過程的描摹並不存在金手指大開的爽文思路，也沒有天賦異稟的人設加持，勘察現場、收集證據、分析線索、串聯邏輯，劇集對案件的偵破從紀實

視角出發，以刑偵推理+心理剖析相結合的方式，讓故事既有刑偵的紀實基調、抽絲剝繭層層遞進探索的博弈感，又能通過逐層的情節推進一點一點帶領觀眾破解真相，通過對懸念的設置和解密不斷強化破案的“體驗感”及緊張濃度。同時，劇集在整體風格和細節處理上強調了接地氣與真實感，抽絲剝繭的案件和日常生活交替，使得劇集有着濃郁的現代色彩。

隨着調查的深入，韓青和林嘉嘉等警察慢慢摸到了真相的輪廓，發現殺人案、毒品案和鍾伟失蹤三大案件的關聯處。在懸念迭起的故事之外，呼嘯而過的尖銳警笛聲，始終揮之不去的濕濺濺的空氣，泥泞的荒郊野地，逼仄的夜間小路，烘托出一種搖搖欲墜

的緊繃感，讓觀眾也跟着劇中的警察一點一點摸索光明，希望能夠最終刺破厚厚的烏雲陰霾，迎來燭日暖陽。

《烏雲之上》是暖陽，劇集對於警察職業的描摹從始貫穿，韓青始終不放棄找到鍾伟和涉毒案的真相，抓住線索不斷深挖，讓凶手逃无可逃，將幕後黑手繩之以法……通過一個錯綜複雜的案件，《烏雲之上》對警察職業進行了全方位呈現，哪怕在查案過程中遇到千難萬險，哪怕追求真相的路可能意味着犧牲，也心向光明，自始至終不曾有過一丝動搖和放棄。

（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、山東省第三批簽約文藝評論家、濟南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）

□曉風 朱德玺

在優酷“白夜劇場”的片單上，作為山東省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精品項目“齊魯文藝高峰計劃”（2023-2027）重點項目的《沙塵暴》，就像一株倔強的駱駝刺扎根於流媒體平台的熱帶雨林。當懸疑劇市場被《長長的季節》的詩意敘事、《獵罪圖鑑》的科技美學占據時，這部以西部戈壁為舞台的刑偵劇選擇回歸最朴素的現實主義。在數據至上的算法時代，《沙塵暴》的價值恰在於其用粗粝的影像質感撕開懸疑劇的精致幕布，讓黃沙漫天的生存困境與人性微光，在鋼筋混凝土構築的都市觀眾心中掀起一場精神沙塵暴。

該劇在人物塑造上刻意摒棄了懸疑劇常見的“神探”設定，西北小城刑警隊成員們灰頭土臉的日常，構成了對都市白領精致生活的鏡像顛覆。陳江河粗犷又朴素的外表、羅英玮犀利執着的面貌、專一而愛財的孫彩雲等等，這些視覺符號與人物畫像，構建起真實可觸的“在場感”。當觀眾習慣了《獵罪圖鑑》中沈翊工作室的“北歐極簡風”，突然面對沙漠中簡陋的辦案場景時，這種視覺落差恰恰形成了情感代償空間——在濾鏡中渴望真實的集體潛意識，在此找到了安放之地。

劇作對西部生態的展現超越了景觀奇觀化的淺層表達。第一集沙塵暴中陳江河和羅英玮駕車行駛在路上，一路上黃沙漫



漫，而羅英玮方向偏移差点進入流沙區，陳江河及時攔截，才避免了悲劇重現，同時也交代了陳江河師父的現狀，觀眾與劇中人共同體驗着窒息的壓迫感與過往的悲傷。這種生理層面的共情體驗，比任何懸疑反转都更具情感穿透力。當都市觀眾在空調房里見證角色與自然的生死博奕時，屏幕內外形成了微妙的情感對流——我們既慶幸於現代文明的庇護，又隐约懷念着人類原始的生存韌性。

在倍速播放差点成為刷劇标配的今天，《沙塵暴》刻意降格的敘事節奏，構成了對用戶習慣的挑戰。但正是這種“反算法”的勇氣，意外激活了深度觀影群體的圈層傳播。多重線索交織，多條故事線交叉，多重關係反转，舊的謎題已解，而新的“沙塵暴”又將襲來，慢节奏敘事下疑點頻出，慢中有快，不乏各種線索引起觀眾細品。當內容足夠純粹時，所謂的節奏缺陷反而能轉化為傳播特色。

該劇還拋棄了過往許多懸疑劇採取的敘事方法，過去我們常常停留在“凶手是誰”這一維度，找線索，破案，揭示背後的前因後果；但是本劇直接開門見山，我告訴你凶手是誰，可是“凶手為什麼犯罪，犯罪的人為何重新申訴”等一系列的發問，反而引發對人性更深層次的討論，在慢节奏的敘事中，依然存在許多值得觀眾深思和探討的余地。

優酷“白夜劇場”通過《沙塵

暴》完成了品牌氣質的在地性轉化。當愛奇藝的“迷霧劇場”深耕都市心理暗角，騰訊視頻的“X劇場”玩轉敘事迷宮時，“白夜劇場”選擇將鏡頭對準被遺忘的地理邊緣。這種差異化定位填補了市場空白，劇中的羅英玮作為公安大學畢業的碩士，選擇到西北邊緣地帶扎根基層，更拉近了與年輕人的距離。

該劇開創的“生態懸疑”亞類型，為現實主義創作提供了新範式。劇中通過一本同名的小說《沙塵暴》揭開塵封命案的設計，以及劇中沙塵暴天氣的頻發，同時伴隨着各種真相和線索被“沙塵暴”隱去，將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進行蒙太奇式對照。這種將環境作為“沉默主角”的敘事創新，或許能引領懸疑劇突破案情本身的局限，探索更深層次的人性，走向更廣闊的人文关怀維度。

在流媒體平台競逐“劇場化”品牌升級的今天，《沙塵暴》的價值不僅在於為“白夜劇場”扳回一城，更在於證明了現實主義作品在網絡時代的生存智慧。當黃沙漸漸落定，我們看到的不是類型套路的重複，而是懸疑劇向土地深處扎根的勇氣。這種勇氣或許不夠精致，不夠炫目，但就像戈壁灘上的梭梭樹，只要守住向下生長的定力，終將在觀眾心中長成一片防沙固土的綠洲。

（于曉風，文學博士，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；朱德玺，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學生）